

南北極 探險家

亞勉純傳

CHARLES TURLEY 著

邵挺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閩侯邵挺譯

南北極探險家亞勉純傳

嘉興金問泗署檢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初版

(94145)

南北極探險家亞勉純傳一冊

Rold Amundsen—Explorer

定價國幣叁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Charles Turley

譯述者

邵挺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顧序

邵君筱珍譯塔利查爾氏所著南北極探險家亞勉純·武洛傳既竟，郵索予序。予曰：亞勉純真那威偉人也。大仁大勇大智，咸備一身，能肩至苦至勞之任。其「西北航路」之穿行，南北兩極之鑿險，奇勳冠今古，非偶然也。爲國家爭光榮，爲科學奏偉績，爲坤輿闢新知，名成功立，若可以已矣。卒以救人之危，捐垂老之軀，尤能人之所不能者。邵君譯其傳以介於國人，殆有心者歟，樂而爲之序。

顧維鈞。

例言

一、本書譯文，不用文言體，亦非純粹語體。係試倣近時報紙筆法。

一、先就原書逐句逐字逐譯，力求其信。再擲去原書，刪削同章及上下章的重複字句及段落。卽不複而贅，與無趣味字句，亦並削除，務求其達。最後稍爲潤色，而意旨仍不敢違背原書，以求近雅。

一、人名、地名、書名等，初見附注洋文，特別名詞亦同。距離過遠時，重見亦重注。

一、南北極與地球中部的的位置不同，不特寒暑相反，而明暗亦以月份區分，不以晝夜變易。請讀者注意。

一、特附大事表及冰雪特別名稱表，以便檢討。

一、譯者學識荒殖，尙祈指正。

目錄

顧序

例言

第一章 立志……………一

第二章 受挫……………六

第三章 經驗……………一二

第四章 進行……………一八

第五章 約亞港的停留……………二六

第六章 「西北航路」的通過……………三四

第七章 北極探險的變計……………四二

第八章 鯨魚灣……………四八

第九章 冬來……………五六

第十章 南極出發……………六二

第十一章 上登與前進……………六九

第十二章 南極……………七六

第十三章 北歸……………八二

第十四章 佛蘭蒙號……………八八

第十五章 前瞻……………九五

第十六章 多難……………一〇二

第十七章 磨折……………一〇九

第十八章 幸運……………一一四

第十九章 冰中紀實……………一二〇

第二十章 大飛航……………一二七

第二十一章	那威號飛船	一三五
第二十二章	一洲至一洲	一四一
第二十三章	末次飛航	一四五
附錄		一五一

南北極探險家亞勉純傳

第一章 立志

在探險史中，欲求一探險家成功比亞勉純更偉大的，真不可得。亞勉純的生平事績固十分偉大，而以他死事的光榮，益加顯著。或者他死事的光榮，反把他偉大事績，蝕食不少。

武洛於一八七二年七月十六日在奧斯麓（Oslo，那威京城）南邊數英里一農村誕生。此村俯瞰高倫莫河（Glomme R.）滔滔的流水。倚山都一面，亞姓聚族而居。山陬海澨，環境峻酷。其在奧斯麓灣口，島嶼錯落。數百年來爲引水製船家與漁人棲息之所。此等人類的生活，常遭艱險，而又永遠困難。奢侈品自然絕對沒有，卽生存必需品，亦常不易得到。

可是窮苦生涯，不無補報。島中心身兩健，演成「鋼鍊的神經」，非普通人所可期。武洛先世既在巉巖不適居的島嶼營生，後此武洛於驚險過程中所表現的美質，吾人倘欲探本溯源，自無難事。

亞姓血液中，實存酷愛洋海的觀念。武洛的父親，愛羨船舶，甚於學校。幼年便得捕鯨船船長的資格。一八六四年航游中國，作蜜月旅行。當時遠東航程，帶有重大冒險性，究竟亞夫人樂此否，則不敢知。

隨後武洛的父親，與武洛的諸伯叔掌管一鉅大航業，故穉子所呼吸的空氣，帶有海腥的鹽味。且平居耳聞殊方國家的怪特與遙遠，聳起遐思，心焉嚮往，不僅認為美談，引起驚異。

武洛兄弟共四人，武洛最少。生三個月，他父母自村間移居澳斯麓。不久假期到臨，又匆匆攜諸嬰回故家去。而河流、樹木、田野，頓成小孩子的樂園。時武洛太幼，不能與羣季追逐。卻能覓得池塘，自學游泳。手足四展，淹溺垂斃。幸被一看護婦和一村童瞥見。很不體面的拖出水來。最可笑者，數十年後，武洛成一探險家，名馳遐邇，而此回援救之功誰屬，竟成老嫗與村夫間劇烈的爭論。此兩人爭附末光的心理，熱烈可見。

亞氏兒童真有幸福的。有他們的環境，更有他們的父母。父性嚴正。以自己失學，多感不便，決不使兒子再受同樣苦痛。母系出瑞典，更是童穉真正的侶伴。參加遊戲，獲孩提的信心，極天倫的樂趣。

他們在村間，享受曠野生活，自極恬適。卽在澳斯麓家中，還有鑿鋸各工具，及他種材料，任聽玩耍。武洛兄弟匠心獨運，把現有物料，構造完全原始時代的雪轆（Sled）。乃取琵琶桶的鐵箍，用柳皮條捆紮而成的。小孩倘能立在此種構合物，無論再站何物上邊，必能挺直不仆。嗣後奔馳冰天雪窖，建立豐功之人，其最有用的準備，實基於此。

至於教育呢，以武洛天縱不羈。若望他成一學者，便是夢想。他自說：「那威教程分成六歲至九歲的小學，九歲至十五歲的體育學，與十五歲至十八歲的中學。我經此過程，尙覺一帆風順。」他敘述生命無特色的時期，只此寥寥數語。

武洛十四歲喪父，諸兄出外謀生。祇他與母，形影相依。母意武洛應學醫。到七年後她死亡的時候，武洛行動，未曾使她失望。可是她的死亡，或者免她陷於重大失望。

武洛年十五，讀佛蘭克林（Sir John Franklin）探險隊的紀載。崇拜英雄的心，油然而起。曾說：「四百年來不列顛一切勇敢人，把自己的財富、勇氣及魄力，隨隨便便拿出來，以作開通西北航路（自歐經美洲北岸而達白令海峽 Behring Strait 的航路），無畏無功的企圖者，無能超過

佛蘭克林的勇敢。」又說，讀此紀述，神魂俱往。畢生過程，均此陶成。武洛因不敢拂逆母意，偷偷的，但是不可移易的，下了志願，非爲北極探險家不可。

最異者，武洛對冒險的思想，並不及他迷戀於佛蘭克林一隊所受的苦痛之深。因見許多北極打先鋒的人，受過無任磨難，便想此種磨難，應輪到了他。他實欲成一殉事的人。凡深知少年思想者，自然曉得少年的壯志。特武洛此種志願，又非少年所常有。

武洛對未來的計劃，雖嚴密守祕。——自然無人能爲密事的可靠看守者。——卻立即準備一生的志願。當時那威體育運動，僅足球與溜冰兩項。武洛溜冰，如鴨嬉水，習與性成。足球亦參加，祇作練身的用。還有一事，頗恐嚇了他的母親。她和當時那人是一樣的，隆冬必緊閉窗櫺。武洛雖在酷寒夜裏，則必把臥房的窗，大大掀開。決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以鍛軀殼。對母親的解釋，只說要吸新鮮空氣（此一句引用他書補入）。

武洛十八歲畢業於中學，勉從母意，入大學，研醫術，自然不能專心致志。自說：「我母同世間溺愛的母親是一樣的，她以爲我係勤學的模範，我實比不注意的學生更壞。」此種雙重的生命，駸駸

過了兩年。惟醫藥既不嗜學，在此期中，除嚴格磨鍊體格外，餘時大都荒廢去了。二十一歲喪母，旋離大學，憑一己的自由，企圖積年幻夢之成真。

武洛於求現幻夢之前，極願受軍訓，只因近視，恐當局不納，倘醫生檢查，僥倖通過，自必竭力服務，以求無愧。

他站在醫官前面，解衣受驗，醫官一看，便滿口驚歎：「少年人，如何汝在此世上，能養成這一副絕美筋肉？」

武洛謙和說，數年來重視練習，就是使筋肉如此發達。不料這位醫官係人體欣賞者，邀請別位來睇奇觀，武洛不勝懊惱。

隔房數官員來時，武洛「幾欲悶絕」，而檢驗員反如貨物展覽人，將珍品陳列示衆。

此際卻有幸運的地方。醫官喜察健身，全忘一查眼力。結果，武洛試驗及格，如願得受軍訓。軍訓僅佔一年中數星期，仍能繼續體格的鍛鍊。他自說：「此種鍛鍊的結果，幾幾於我的生命，寫個『壽終』字樣。種種峻酷的艱險，相伴而生，有若我的命運，鑄定宜與北極世界相奮鬪者。」

第二章 受挫

武洛曾同一位長兄冒險出行，差幸不死，而癡狂實達極點，有足述者。澳斯麓西邊，層巒突起，上爲高原，向西伸展，幾達伯爾更（Bergen），高原海拔六千呎。西端下降處，削壁斗絕，祇兩口有通路，談不到安全二字。夏季，拉卜人（Lapps）驅羣麋就此食草。入冬，則人獸俱散，四望蕭然，僅一堅實木屋，點綴空曠，算是「不二」人居。

在冬令穿行此高原，乃紀錄所未有。武洛的膽殼大，而心不穀細，決意試作「東自莫更莊（Mo-gen）西達濱海加連莊（Garen）的穿行。」高原寬約七十二哩。武洛預計，氣候若不甚惡，兩天可畢橫行，他的計算，自成極可笑的錯誤。

他兩人不顧冬寒如何，直奔莫更莊。而一極小的屋廬，已居住六人。原想一宿登程，而光降的翌日，大風雪來迎。八天不少斷，不得不逗留了六天。此役自始即不快，可是農人歡迎不速之客，款待格外殷勤。當時在年中此季，絕無游客，忽來兩青年，縱有些不便，總可打破莫更莊的岑寂。但農夫同他

諸子聞知過訪的理由，力勸來客拋棄此行。說：「冬日無人作此行役，亦是辦不到的。」亞勉純兄弟對此警告，毫不措意。以爲已進行到如此程度，若僅在擁擠小屋，虛擲幾天的光陰，悄然歸去，未免覺得愚蠢。此見解，自然有人認爲膠執。

天既開霽，農夫伴他們行到高原的麓。指點極易攀登的去向。含痛的說一聲「再會。」

兩兄弟自恃滑雪技能，並信賴天氣晴朗，以爲高原的貫穿，必迅速成功。一切準備，乃冒險的簡陋。只攜麋皮的包囊，不帶帳幕。另有數小包糧食，一盞火酒燈，一個袖珍指南針，與一張薄紙地圖。假使幸運照臨，配備已太不敷。遭遇當時的狀況，缺乏更極危險。

出發伊始，尙無意外事故。直向原上小屋前進，擬往投宿。因開始順利，很容易的到了高原頂上。薄暮即達此屋。很疲敝，卻很歡慰。

錯節此時到臨了，門與窗都釘鎖了。就是烟突，也蓋上厚板。狂風復發，颼颼悲號。氣溫驟降零下若干度。而旅行者未抵目的地，面目盡被嚴霜侵蝕。屋隅幸有些積薪，煞費困難，燃燒取暖。

亞勉純說：「火燄已張，晚餐已畢，我們覺得很好。」——然數日來，差覺滿意之處，此是末一回。

次晨風雪交加，堵截前路，糧食立成嚴重的問題。覓取一小包小麥粉，煮成稀稀的糊。囚拘屋裏兩天，全賴此享受物，得以苟活。既無滋養料，又不適口，自易置信。

第三日氣候雖不足鼓人勇氣，他們卻決計續上征程。地圖化爲紙漿，全賴指南針示徑，勉強邁進，而到達高原的削壁以前，黑夜已追蹤而至，不得不在曠野歇宿。不寧的夜，與不測的禍，均在等候他們。

他們展開篷布床，置糧食囊於腳邊，再用滑雪竿標識。自謂萬一囊被雪掩，有迹可尋。而夜裏冷凍淒絕，亞勉純興起尋囊，已杳不復見。卽次晨力搜，仍不可得。

多年後亞勉純紀載此事，說：「回憶此日，我無從得一合理的推想，以解釋此物的去向。而此物失落，自是無疑的事實。」簡言之：亞勉純處境已危，餓糧頓失，險狀益趨極點。兄弟商決，最善辦法，獨有向西推進，希望趁天色未黑，找得食宿處所。一出發，雪便重重下降。茫茫宇宙，無物可見。情景可驚至此，不得不將到達加連莊的希望，拋擲雲霄以外，轉回頭，望着出發點倒退。勉行數哩路，天沉沉入黑。

這跟着到臨的夜，亞勉純兄弟均永不忘記的。逼在濶野過宿，毫無別法。武洛自己在雪中掘成小洞，頭先鑽入，拉袋繼進，初覺是個妙計，而結果如何，他筆記說：

「夜間忽大冷，濕雪侵凌洞裏的我身與洞口的我脚。溫度益降，雪且凝冰。我半夜醒來，覺得痠攣。極意轉動，調換位置。而我直在堅冰中凝凍，動不得一寸。竭力鼓動，求自擺脫，亦絲毫無效。大聲呼我侶伴，自然他也聽不見了。」

「此時我驚駭，在極驚駭中，聯想他亦同樣封凍。假使雪不立刻溶化，我兩人必在鬼樣的冰棺裏面凍死。」

「我的呼聲，登時沉寂，我不能數深呼吸，自知必須安靜，否將窒斃，不久我又睡過去，或者昏迷過去，是否空氣缺少，呼吸困難所致？抑係另有緣故？我全然不知。」

說一句實話，亞勉純生命之危，其間不能容髮。他的兄夜起，弟已不見，喊呼亦無回音，便瘋狂似的四處找尋。及見代床袋的毛幾根，掩插雪中，幾幾望絕。立刻盡力挖掘，歷三小時，纔把拘囚於極便當的墳墓中人，解放出來。